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十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次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二月高麗國王王禑遣使貢白黑布一萬匹馬千匹〇丁未遣使勞蘇州常熟知縣成黄奇時府吏請縣徑由中道入公堂黄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勑曰先王制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秩然而不紊歷世因之不敢違越詠以紀綱法度維持治道之具然立法者君也奉法者臣也君能

立法而臣不能守之則亦未如之何矣朕自即位以來稽古立法設置諸司以貴君子祿賢人使與朕共守此道以安養吾民柰何其間或匪志人自褻禮法吏胥之徒故得憑上司之勢而凌侮之彼乃奔走順承非惟不能自重蓋亦有傷大體如是而欲安享尊榮其可得哉爾宗熟知縣成蕙奇乃能不畏威勢執越禮之吏拏以正綱紀而絕民害此有司之超羣者也法司以聞朕甚嘉焉故特遣使賚醴往勞爾其享之嗚呼益謹初心恪遵憲度則豈不爲自重之君子流芳百世欣欣而不磨爾其懋之

討平之○置行人司官○三月戊午諭戶部毋爲聚歛以傷國體

上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士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剥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則爲者疾而食之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政當究心毋爲聚歛以傷國體

辛未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省躬錄成詔頒行之

年初。上命翰林儒士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爲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後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至是成。頒行之

夏四月。熒惑留南斗○丙戌。定工匠輪班之令

凡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輸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逵復議舉行。量地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爲令。於是諸工匠便之

丙午。擢慈谿縣丞秦仲彰爲寧波府知府。降知府李仲文

爲慈谿縣丞

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賄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闕下。

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五月乙卯召還進士魏安仁等

上諭吏部臣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六人，皆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

丁巳遣行人齎勑勞嘉興崇德知縣畢輝

以其剛正執法，不容奸惡，遣行人齎勑諭之，仍勞以醴

己巳遣使齎醴勞常州知府范好古

好古上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黷貨無厭。上諭禮部臣曰朕觀自古材知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流芳于後設使君官蒞事之時屈於常人之下無補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齎酒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

六月甲辰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作亂征南將軍傅友德討平之〇秋七月乙卯遣使齎勅勞蘇州知府王觀

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廉得其狀箠殺之以聞上遣使齎勅諭之曰朕聞居官蒞政設施不一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公平

之心勵廉之操以安民怡汝恩威兼行吏胥徒卒弊焉敢侮慢朕嘗戒勑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親及同知曹恒經歷王臚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奸吏簽發流下之方得矣政令必行奸邪斯遠境内肅清民安有日今特遣行人齎勑并醴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成嘉績故諭

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中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政爲此奈有司不體朕

意士有耆年便宜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棄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丙戌命榮陽侯楊通靖寧侯葉昇領兵捕象于廣西左江之十萬山○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請置雲南屯田從之

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諭戶部臣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

甚於貨殖享其利從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
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請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
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民樂於耕作數年之後
徵之可也遂名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德還京
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麗水縣捕謀亂者知縣倪孟賢疏
辯其妄釋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貿卜者嘗干詞富室不應所求乃詣
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命錦衣衛千
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
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
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

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上言治道。嘉納之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為天下之都會。洛陽為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於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師帥。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煩民擾宜選廉能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夫一州一縣。設官不必數。令如州有守。如縣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以贊

治足矣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罰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用之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典俳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上嘉納之

都察院請重犯法之刑不許

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於刑獄毋存欽恤蓋欲期于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為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上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為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為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而政

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䘮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道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終非其性也

冬十月須志成錄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爲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群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戒

十一月乙卯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

軍往北平聽征○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中軍都
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增置象房及六部闈齋
廊房並以罪人輸作○癸巳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初　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偭離憲
章欲倣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
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
所載未能盡夫天下之情續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
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
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加詳焉每編成　上親序之
命宋國公馮勝分兵置衛控制大寧諸邊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遼東宜於大

宰諸邊鹽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戶部出內庫鈔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山東山西河南及邊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餘石預送松亭關等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給鈔六錠

丁卯二十年春正月癸丑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爲左參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爲右參將率師北伐

上諭勝等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

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既而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剌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及毛閭撒里迭溫蠻子晃石台和尚伯顏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躬親定荊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沙塞於是息民於華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納哈出等聚兵愈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乃剌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惟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開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為何如嗚呼天

之故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茲命儀禮司官前
僉院鐵手鎮撫張允恭送乃刺吾抵爾所在使者未審
可還乎餘不多及
焚錦衣衛刑具
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
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詞因以非法凌虐 上聞
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
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
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上諭工部右侍郎秦逵曰春秋之世人紀廢棄孔子以

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令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詒來世。爾工部其及時爲修理，以副朕懷。

甲子，大祀南郊禮成，諭侍臣事天之實

大祀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

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毋天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實爲天下蒼生也

躬耕耤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指揮僉事

高家奴市馬高麗還

高家奴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上諭禮部曰朕待諸藩國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也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𧰼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羸弱不堪者量減其直仍折東與其王知之初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

十四疋麗宗如勅償其直旣而暹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巳亥之歲遼陽瀋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久未得還及高家奴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交住等以爲言上乃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遂以所市馬及以遼瀋流民奈朶里不反等戸四十五口三百五十人來歸

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秩滿來朝

上以紞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式奠民居以寧方域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而紀綱見焉是時賢良並出所用皆仁是以世代相承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不異

以其誠信相孚。上下無猜也。今之人不然。尋善弗從。縱欲如流。朕竭氣力。疲精神。諄諄諭之。從者罕焉。何其難治也。曩者討平西南諸夷。命官撫守。爾紈質先授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方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奠安黔南。人獲其所。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或告其嘗受民財。刑部逮問之。上曰。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不能廉潔律己。受污辱之名。爲父母羞。朕念年少。更事未多。特宥還任。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爲善。庶有立於將來

丙子。禁採銀礦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繼又民力消耗一州之人舉受其害盖土地所產有時而竭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肯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二月甲申大將軍馮勝等襲破虜騎于慶州

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聞虜騎有屯慶州者乃遣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將輕騎往襲之殺其平章

果來擒其子不蘭奚并獲人馬而還

戊子浙江布政使司直隸蘇州等府縣進魚鱗圖冊先是上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鄰佃僕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於是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 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為冊其法甚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註至是成認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原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朝夕出觀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上嘗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盖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光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使憂鬱憤懣而終竇廣國賢

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
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爲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
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上又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椿庫爲内藏庫顧謂侍臣曰
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
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
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
有司計度之所餘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内藏候課賦有
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既而許
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内
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

宗曰善。保此足矣。詔誡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爲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汩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諛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疎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上御

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名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都察院請誅兩犯罪軍人命杖遣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常兩得罪蒙宥免矣今復不悛信非良善宜并論前罪誅之以懲其餘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

之

三月辛未大將軍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于大寧○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置福建緣海防倭衛所

戊子命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泉漳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爲緣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衛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興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爲城守之處具圖以進凡選精壯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增置巡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以爲防禦

五月庚申遣使齎勑諭西平侯沐英等

勑曰近御史李原名歸自平緬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詭

詐之詐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由是觀之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爲我邊患符至可即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銃爲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乃動往歲雲南軍中遣人至百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張威賈勇貽笑諸蠻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印行令旨皆非道理致其侮慢比累朝廷繼今不許一入往平緬惟靜以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略答之否則勿答應有職貢之物皆不得取如是數年之後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朕言勿怠

六月丁酉大將軍沐晟等進師駐金山

先是　上遣使齎勅諭馮勝等曰往者慶州之捷俘虜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遼東逃來降者所陳亦同五月五日得軍中遣至降胡又云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朕計虜胡雖起營北行似若遠遁尚恐詭謀竊發尤不可不爲之備况今天象水火相犯追至八月天象屢有警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遠斥堠以逸待勞則必有當之者矣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趨金山辛未　上復遣使密勅勝等曰前日以天象之變戒卿等軍中之事嚴爲之備今觀所徵其咎在虜寇之人事正與天合宜乘機進取不可稽緩朕計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胡

主謂我得官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乘其趦趄攻其無備虜衆可盡剿也甲戌儀禮司官鑾子鎮撫張允恭以所送乃剌吾至馮勝營勝復遣人送入納哈出所丁酉馮勝等至遼河之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餘人馬四十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剌吾還至松花河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歿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慇懃乃剌吾因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劉探馬赤參政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納哈出送乃剌吾至遼北虜主欲殺之左右諫曰乃剌吾久被俘囚今獲生還奈

何殺之因得免復還納哈出所備以朝廷撫恤之恩語其衆由是虜衆多有降意時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遂陷虜歿之

丁未大將軍馮勝率師踰金山納哈出降遂班師

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苦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剌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勝爲納欵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遂報

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酹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斫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余衆欲來追勝遂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爵所部二十餘萬

人羊馬驢駝輜重亙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絕食而死捷奏至〇上遣使勑諭勝等曰劉鎮撫至備言軍中事納哈出入營大軍既定惟在處置得宜其本管將士省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順水草以便牧放擇膏

腴之地。以便屯種。如北平潮河川大寧全寧口南口北舊居之人。立成衛分與漢軍雜處。若瀋陽崖頭閭山廣居者。亦許與遼東軍參住。從便耕牧。務令人心安樂。不致失所。將士之數。具實以聞。朕將犒勞之。常茂驚潰降衆。即令人械赴京。○上夜遣使齎勑諭勝等曰。近捷書至。喜動神人。朝野歡慶。自古漢胡相攻。至元末已極。天革元運。朕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擴之塞外。遠者數千里。遁者數百里。二王既往。餘虜常為邊患。由是命爾等。率馬步屯駐大寧。審勢進討。今得所奏。即有征無戰。非爾等誠格于天。忠義服民。何若是之易耶。然自古至今。凡為將功成名遂。至萬歲不磨者。不過數人。蓋權

馭撫順之際發奇而仁布處之有道故也今納哈出心悅來歸宜撫綏以誠務安其衆毋至驚擾使有生計惟畜牧是頻猶漢人資於樹藝也若少有侵漁則衆心生怨易變難安不可不愼前二王功成名遂由嚴號令于諸軍不苟取於來降以致偃兵華夏功烈昭於後世今二王已往爾等能繼靖虜庭成此奇勳則可以追蹤二王同垂不朽豈不偉歟

秋七月命以太公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

舉是岐文武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真臘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暹羅國遣使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八月遣使勑諭北征諸將召馮勝還以藍玉行總兵官事

上聞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齎勑往諭勝及傅友

德藍玉王號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惟思彰君之德故能摧堅撫順無所不克勲名流於千載耿耿而不磨在我朝若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皆以雄師平華夏之亂未嘗貪財好殺行一不仁之事所以功成名遂終身無瑕近以沙漠未淸命爾等率天下之師且戍且征師至金山之北適與虜遇虜雖進馬來歸意在使者往來延緩爲計藍玉事雖輕擧然破彼深謀亦爾成功何期大將軍勝專爲巳私不能撫集降虜而乃播惡胡中古之名將所爲固如是耶且如戮士卒懸首於隊官之頸以戒貪暴號令明矣而將軍乃竊取虜騎爲數不火及娶虜有喪之女使人忘哀成配大失人倫以此來

者不安附者生恨此果將軍効忠乎為己乎旋師之際部降胡而南又不如法調遣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逐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伐之功姑容自新若欲贖罪當改行易慮推誠于上下使已降者歡心未來者慕化庶可保全以圖後功不然固執貪心歸即有議矣勑至驗彼各種土人之數依其地方而均派之俟設官統理庶得其宜往來之人言者頗多衆其大槩於將軍亦赧哉○庚午復勑馮勝等曰朕昔命將不過正副二人耳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常為正副率師出入戡定禍亂以清四海果能建立大功

戴諸史冊名垂不朽祿延後嗣與國咸休二人既沒凡命將出師必增人為副豈意代其任者皆有愧於前人位居列校參軍不以名爵為重乃奪人之乘馬嗚呼北虜來歸以勢度之如流趨下今奪其馬而窺其財是隄防其流而復決之也於國有損於已有污大丈夫志在功名者果若此哉勅至宜選儒生識道理者稱之如果有此即以馬歸其人毋使惡聲播揚軍中則自然無愧朕以二王既往惟爾等可託閫外之事今所聞若此果何以副朕之託哉繼自今宜洗心去貪以保勳名勿孤朕之所望也○癸酉馮勝械常茂至關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銜之及納哈

出降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而令永昌侯藍玉行總兵官事

九月戊寅故蒙古降將納哈出至京封為海西侯誥曰自古哲人明去就之機者必仰觀天道俯察人事審勢知幾知天命不可失乃決去就所以事無輕舉動獲萬全由是享富貴於悠久延祿位於無窮以其所見者明所察者精故也朕荷天命統一華夏於今二十年矣海內海外九夷八蠻莫不革心向化惟故元播遷塞外曰就漸盡爾納哈出知天命之有歸一心奉天相率

來歸生全多命今特命爲推誠撫運欽承効力輔臣柱國海西侯食祿二千石及爾子孫後世以報推誠之義爾其一乃心與國同休敬哉毋怠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揮千百戶俾各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

諭兵政諭諸將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盖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殞軀殞命亦傷元

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
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命吏部遷南方學官有學行者于北方
上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故有是命
丁酉安置鄭國公常茂于廣西龍州○丁未詔以永昌侯
藍玉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爲左副將軍武定侯
郭英爲右副將軍率師進討殘胡○冬十月戊申封朱壽
爲舳艫侯張赫爲航海侯○置北平都指揮使司于大寧
○詔建歷代忠臣廟于雞鳴山
先是漢秣陵尉蔣忠烈侯晉成陽卞忠貞公南唐劉忠
肅王宋濟陽曹武惠王等皆歷代崇祀及元衛忠肅公

福壽等亦皆立祠祭之上以其湖處閭巷祠宇卑陋弗稱神居詔徙建于雞鳴山之陽至是廟成命應天府以歲以四孟月及歲除祭功臣口致祭歲以為常

壬子命兵部籍杭湖嚴衢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命宋國公馮勝定第鳳陽奉朝請○十一月壬午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於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俟征進○戊子以河南府儒學訓導葛鈞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二月乙亥大誥武臣

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故所為往往觸法乃親製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

立勲業保爵位頌之中外永爲遵守

壬午韶州府知府王世安請舉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與從之○又從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屯田於畢節等衛及分屯曲靖越州等處○晉王府左長史桂彥良卒

彥良爲元平江路儒學教授罷歸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彥良應薦待詔闕下上嘗訪以治道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顛好惡顛則賞罰失賞罰失則無以致治功故爲治在乎正心而正心之要則又在懲忿窒欲而已上善其言又嘗從登內城上曰朕比來[illegible]善惡惡何如彥良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

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已即書其語揭于便殿楹間。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傅彥良以為輔導之職莫先於格心。乃製圖以獻晉王。十三年改長史司左長史。十八年以疾賜歸至是卒。

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求進還之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馬斃。官買之。給其費不輕。故嘗命兵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豈朕言不信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嶺南

上諭吏部臣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

貸之米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廢法宥
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
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
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以浙江道監察御史凌漢為右副都御史
漢鞫獄平恕人有感漢者過諸途邀漢飲厚報以金漢
告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而金不可
受固却之時有廉得其事以聞上嘉之故陞用焉

詔五軍都督府令天下都司衛所軍士為十班輪次赴京
校試武藝

詔都督蕭用王通等令天下各都司衛所馬步軍士各

分為十班自今八月為始輪次赴京校試武藝責其法用竹木製二三斗力弓箭去簇用綿綴於箭端分朋演射又於教場內用繩表地兩界相去十丈餘軍士馳馬於兩旁對射二箭射畢於馬上兩兩相比角皮骨朵較畢射牌牌高大與人齊射三百步外步兵皆如其法惟不乘馬凡操練務在弓必滿射必中角必勝有不如法及不閑習者罰

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

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溫伯顏阿术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上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术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

爾忽博爾术赤老温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戊午定歷代帝王廟制

初歷代帝王廟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爲五室中三室居三皇五帝三王如舊最東一室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最西一室則宋太祖元世祖從祀名臣凡四壇東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十人西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九人

甲戌故蒙古四大王來降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〇壬戌遣使勑諭大將軍藍玉左副將軍唐勝宗右副將軍郭英

勑曰。今歲四月十五日夜月食。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不可不謹。卿等統兵在外。宜嚴號令。肅部伍。遠斥堠。以防不虞。或有不利。毋自摧沮。須奮勇出奇。以汛掃殘虜。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豈惟黎庶之福。卿等功名。永垂竹帛。

三月乙亥。策試舉人九十七人於奉天殿。擢任亨泰爲第一。○辛巳。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人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

蹤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名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譖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知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

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
聖訓

遣使勑諭大將軍藍玉
詔申國公鄧鎮定遠侯王弼南雄侯趙庸東川侯胡海
等往從征虜大將軍藍玉北征遣使齎勑諭玉等曰
邇者故元司徒阿速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惶惑衆
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整飭士馬倍道兼進
直抵虜庭覆其巢穴其衆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
以孤朕望

乙酉增修南郊壇壝
命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為臺四大明在東西向夜明

在西東向星辰壇二東西相向又於內壝之外壇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陛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石鑿龕以置神位東十壇北嶽北鎮北海東嶽東鎮東海太歲帝王山川神祇西十壇西嶽西鎮西海中嶽中鎮風雲雷雨南嶽南鎮南海四瀆壇後樹以松柏外壝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罷朝日夕月熒星之祭并罷太歲風雲雷雨嶽鎮瀆山川月將城隍歷代帝王春秋祭惟歲八月中卯擇日於山川壇及帝王廟祭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爲常式

甲辰百夷思倫發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

先是雲南平緬蠻叛結岳于摩沙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至是思倫發恐衆其衆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新附蠻夷陰相連結咸萌異心西平侯沐英知夷人反側乃謂衆曰百夷憤摩沙勒之敗乃敢大舉入寇天兵憤者必敗若等但戮力殲之必矣乃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與之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之百夷以萬人驅象三十餘隻逆戰雲南前衛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爲前鋒甚酋長踣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膝及脇象仆地其酋長亦中矢走因追射殺之卽大呼擁衆突其陣斬首數百級諸軍乘勝鼓譟而進

賊必遂却。英復集將佐告曰定邊被圍已久今不即破
賊若定邊失守川賊勢之所恃者象耳吾以騎兵與之
挑戰已不能支吾知其無能為也乃下令軍中置火銃
神機箭為三行列陣中俟象進則前行銃箭俱發若不
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明旦分軍為三隊
都督馮誠領前隊都督同知寧正領左隊湯昭領右隊
英復令將曰今深入冦境與之相持勝則必生敗則必
死吾輩受
上深恩報德成功正在今日吾與若等約有功者必賞
退衂者必斬於是將士皆奮勇欲戰賊悉衆出營結陣
以待其酋長把事招綱之屬皆乘象象皆披甲背負戰

樓若闌楯懸竹筒於兩旁寘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群象衝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而奔指揮張因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勝追奔直擣其柵寨破之遂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賊復以兵邀擊之殺傷甚衆賊黨有昔刺者最號驍勇復率衆來戰英乘高望見我軍左隊小却即傳令馳斬隊將隊將懼奮呼突陣衆隨之無一不當百賊衆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象死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餘賊皆潰我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餓者相枕藉思倫發遁去英遂遣使來捷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出郊迎勞英慰諭而遣之

夏四月大將軍藍玉師至捕魚兒海大破故蒙古主愛猷識理達臘子脫古思帖木兒走之自是殘元之勢不復能振矣

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乙卯藍玉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受

朝廷厚恩奉

聖主威德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恐軍罷一動難可復也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

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以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一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擒之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

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勑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叁拾餘輛聚所獲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

壬戌高麗遣使來言鐵嶺之地不許○詔普定侯陳桓駐師畢節爲西平侯沐英聲援○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乙酉五色雲見

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于詩歌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

聖德所致

國家之美慶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修德庶幾災亦可彌苟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

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爲左副將軍陳桓爲右副將軍胡海爲左參將郭英爲右參將統領馬步諸軍討之

友德等既受命復遣使齎勅諭之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於羅羅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閤羅鳳亡居大理府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群蠻外稱歸順內實詐聚集凶醜

據險設伏虜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幾二十萬皆因將帥無信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不叛者號爲循良固未可逆詐然須預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奸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曰今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將假此輩爲名偵伺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心腹盖蠻夷平日夫婦無倫亂如羣犬雖父子不相保其言豈可信哉今欲降伏之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箐深遠其人與猿猱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歲月然後可圖也

秋七月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子璵爲固原侯○

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命遷
山西民無田者往河北開種田畝
戶部郎中劉九皐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天
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
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
居寬閑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
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人衆宜
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保
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閑曠之地令自便屯耕種免其
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命軍士月糧撥與編戶對支

上諭戶部兵部曰朕思天下將校軍士月給俸糧舊於倉廒出納恐不便今欲將民間歲租校定其數撥與每歲秋成即令編戶送至其家庶官無出納之勞民免耗損之患卿等即議之且令應天府今歲民租試對一衛果便軍民即著為令

大將軍遣人送所獲故蒙古主次子地保奴至京師賜鈔居之琉球

王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王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王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惶懼因自盡

地保奴由是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居主中國特有恩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賚遣之

丙戌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
上謂兵部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蹈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

諭之。俾咸誦習遵守。毋怠。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汙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於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疋。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差。

戊辰。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謂諸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而殘

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爲不靖故命爾諸將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漠北遂空邊庭無警民息轉輸之勞軍無戰伐之苦四海又然爾等可以坐享富貴矣諸將頓首謝　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

御製諭武臣勑頒之將士

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宜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爲遵守

九月航海侯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出海

遐[illegible]遂還自遁來○越州土酋阿資叛命西平侯沐英會潁國公傅友德討平之

阿資與囉雄州營長發束等叛命總兵官西平侯沐英會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德將兵討之阿資者土官龍海之弟越州夷言爲苦宗部元末龍海居之部落俱囉囉種王師征南時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之龍海遂遣子入朝詔以龍海爲是州知州尋卽爲亂英以計擒之徙居遼東至益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益桀驁梗化至是叛○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龍海宜築壘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阜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

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傅友德等以精兵擊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甯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那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蹙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里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哉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

甲午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平之○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雞鳴山之陽○冬十月乙丑頒武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
編集申明以鉏麑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
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為善惡為一編
釋以直辭俾莅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時廣西
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斂激變致亂坐罪上曰武臣
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
道乃為保守勑須使覽觀知所鑒戒

勑五軍都督府中諭天下衛所屯種

勑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
無虞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

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造苫以此策樹勳當時垂名後世其各鎮諸將務在撫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

詔更定歲貢生員例

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復其身家今定歲貢例必資性醇厚學問有成年四十以上者方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進封永昌侯藍玉爲凉國公

玉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玉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凉國公仍鐫是過于券

十二月庚午安南國相黎一元幽其國王陳煒而弒之立日焜主國事一元一名季犛

己巳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戊子高麗遣使來奏權署國事王昌請入朝却之

上諭其使高麗限隔山海風殊俗異歷代以來雖通貢中國而向背不常言多不信邇年以來臣執國柄廢立

自由既因其父而立其子。今請入朝，此豈其王之意，必執國柄者之所為也。詭詐之情昭然可見。自昔賢哲之君，若此非為耳不欲聞，何也。善為壞彝倫，廢君道，無人臣禮，大逆不道，非中國之所有。爾使者歸語爾高麗，既自立童子，不必來朝。爾國中之賢者，自知是非。中國無與焉。且命禮部仍以此諭咨其國，使知之。

二月癸卯，陞刑部右侍郎趙勉為刑部尚書，試兵部左侍郎沈溍為兵部尚書。○壬戌，禁武臣不得預民事。先是，命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除軍民詞訟事並若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指揮耿良造譙樓，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斂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科

民財違越禁例於是詔申明其禁凡在外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聞達衛衛達都指揮使司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給毋擅取於民違者治罪。

中書庶吉士解縉上封事論時政

縉吉水人以二十一年進士選中書庶吉士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其略曰臣伏惟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億兆之衆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豈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耒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或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察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忿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

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秘府出元之陰氏部偎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免園夾士抄緝瑣雜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奥下及關閩濂洛之嘉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備勸戒删其無益焚其繆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叢駁尤甚宜及時删改曰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

爲先師而以顔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曾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顔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婬巧以易置寺閹尊天子之貲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戸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禮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鎭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

地勿令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悉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員裁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幙不脩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以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墮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為明常德罔愆則眾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陛下

拳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拳拳于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粢盛之潔衣服之盛祭祀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不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爲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刑獄之斷詔誥之勤鈎察之巧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只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赦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爭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因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劾之人疑上好訐此豈

皆市井小人諂媚幼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不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焉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皆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披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厯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

或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椎埋貲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胡擲刀鑷纂椎冠裳左棄僮篋右綰組符剔復之賤裒綉襪戕負販之術與馬赫弈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恍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膳經之俚諺鄙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作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皆惡必計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庠序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

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廢之有漸而行之有敘
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纖而
莫之詢長幼之民捍背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
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
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
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
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為迂濶而不切
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虛盈而商稅之徵
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
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桑絲有稅既稅于所
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

且多貧下之家不克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亾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根稅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粟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厭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宴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變遂鄙

至鑿風而靡良平不暇誅責育不暇闘武備際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葺覓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閑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參夷本於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縱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

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
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
閣郡守縣令不底廻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令
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
恥之節擊拳曲跽爲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
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
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薄鞭
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比此
承命忖量愨於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
冀以將來取舉惟陛下幸垂察焉

癸亥遣行人齎勑旌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

敕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愛民之道撫以恩守以法民安而政不擾斯爲稱也邇年有司任非其人往往與軍衛交通誅求朘剥重困吾民失職者多矣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當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十錠内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湖廣安福千戸夏德忠誘九溪洞蠻作亂詔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帥師討之擒德忠送京師伏誅置九溪永定二衛○三月庚午命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率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川防西南諸夷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潁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恭陵東平侯韓勲駐黄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瞿塘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金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黄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川道州信國公子湯晟六安侯子王威駐長寧夷陵　諭友德等曰西南諸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

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鬱蛇虺蚊䖟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疢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巳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巳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夷蠻使至爾等一如所諭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等爲士源

初敏等八十一人爲給事中上以其適符古者元士之數改爲元士至是又以六科爲事之本源遂改爲士源後復改爲給事中

夏四月命杭湖溫紹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往淮河迤南

滁和等處就耕官給農具免其賦役三年○丙寅置詹事院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

上謂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嚴尊唐宗為子擇師李綱之徒直言正義頗有裨益今兵部尚書唐鐸謹厚有德宜其以兼詹事

五月癸巳置泰寧福余朵顏三衛

癸巳遣使齎勑往諭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等曰覆載之間生民之衆天必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自古至今無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苟怠政殃民天必改擇焉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于草

野戳定朔方撫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
天更元運以付於朕自即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禮失
里等知天命有歸率衆歸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
歸臣民悉加優待况爾本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泰寧
等處立泰寧福余朶顔三衛以阿禮失里等爲泰寧衛
指揮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男荅奚爲福餘衛
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朶顔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
以安畜牧自古胡人無城郭不屋居行則車爲室止則
氊爲廬順水草便騎射爲業今一從本俗俾遂其性爾
其安之
狠洞黄平蠻作亂穎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隸貴

州都指揮使司○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有疾命還京尋召從軍諸將皆還○秋七月故蒙古部虜也速迭兒弒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八月戊午更定大明律

先是刑部奏言比年律條增損不一請編類頒行之俾所知遵守遂令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參考折衷以類編附舊律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之篇首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名例一卷四十條吏律二卷曰職制十五條曰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曰戶役一十條曰田宅十一條曰婚姻十八條一倉庫二十四條曰課程十二條曰錢債三條曰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曰

祭祀六條曰儀祭二十條兵律五卷曰關津七條曰廐牧十一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盜賊二十八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闘毆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曰詞訟十二條曰受賍十一條曰作僞十二條曰犯姦十條曰雜犯十一條曰捕亾八條曰斷獄二十九條工律二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四條書成命頒行之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錫宴賜金遣還鎮○十二月命通政使司經歷楊大用齎勑諭百夷思倫發遂平之

初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沐英率兵討之思倫發凡再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

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己出由其下刀厮郎刀厮義所爲乞貸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乃遣大用賫勑往諭思倫發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中國所圖也豈特麓川爲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巢顛崖俯飲川澗獸形夷面俗無倫理曩因故元遺孽梁王不順擅生釁隙誘我邊陲藏匿有罪誑惑愚民以倡亂延及良民故地雖荒遐人雖化外不可以不征遂命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帥甲士三十萬往問其罪於是雲南悉平獨爾思倫發復効元梁王納我逋逃又數年矣金齒景東之役皆爾所致朕詔爾欲圖人民貨土地與中國較勝負故敢啟生釁隙繼命諸驍將率師屯營

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邊之罪，不由於己，皆刁厮郎等所爲。未審其果然否。爾雖聲言似誠，於心實懷不軌。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如欲釋憤，當躬修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罪之師，土酋各保世祿。不然，則旌麾所至，醜類爲空。大用既至麓川，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刁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

甲子，命故蒙古來降太子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往諭元納失里大王。

上以故元元納失里大王居和林之西，因命來降太子

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往招諭之曰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平定之太祖之孫以仁德著稱爲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于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其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自脫歡帖木兒皇帝即位政出權臣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亂民墜塗炭草野間豪傑因而並起然時在淮甸見生民靡寧乃與鄉黨豪傑義合士馬不四五年羣雄悉定故元番將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兩遣兵直抵漠北時稱帝者脫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速迭兒之地遂遇害其餘十

馬虎知院悍怯來國公老撒丞相失列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處於美水草蕃出牧之所俾樂生安業朕今主宰天下遣使告諭爾兀納失里大王知之如有所言使還其具以聞朕有以處之

安南黎季犛弒其主陳日焜○諭侍臣興治之要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患難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

仁者遂夫何難去哉○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愧服稽首而退○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高麗幽其主禑立禑子昌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癸惑入南斗○詔成祖文皇帝及晉王分道伐虜○庚午遣鳳翔侯張龍等往雲南置驛傳

詔增江北養馬人戶

初江南民供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和滁二州止一戶養一馬　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戶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匹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高麗復廢其主昌立王瑤權國事

高麗遣使來言國王王昌非王氏後實辛旽子禑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親定昌院君王瑤迎立嗣位以續王氏之後伏望朝廷允所請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今云廢黜異姓擇立王氏宗親則前者來言童子入朝吾不聽者意必執國政者所為今其情見矣且其真偽莫知若果為本國人民所推亦聽其自為倘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為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自取也爾且備咨其國人知之

命削潮州府學生員陳質兵籍遣歸進學

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員陳質言父戍大寧已

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縉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藝之稼必豫耕而後有獲若刈不待熟則無用矣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二月庚子詔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海瀆即以嶽為正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於是禮部為圖以進使頒之列國

後命東海則萊登皆祭東嶽東鎮登萊皆祭泰嶽皆祭西海晋祭北海

丙辰以廣東龍川知縣陳洽為吏部侍郎　三月乙丑成祖文皇帝率師出古北口征虜潁國公傅友德等以所部從○中定官民服飾○癸巳成祖文皇帝師至迤都故蒙古大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

先是王師既出古北口文皇帝臨衆諭諸將曰吾與諸將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虛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迤都遂

進兵過大雪諸將欲止文皇帝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往諭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虜眾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文皇帝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文皇帝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文皇帝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

四八置龍里衛指揮使司○閏四月乙丑安南遣使入貢令貴西布政使司遣遼三年乃來○辛未詔以故蒙古太

尉乃兒不花爲留守中衛指揮同知阿魯帖木兒爲燕山中護衛指揮同知哎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侍郎○置五軍斷事司曰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

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訃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是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年服制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命涼國公藍玉討定之○置平壩衛指揮使司○五月癸巳遷楊靖爲刑部尚書沈溍爲

工部尚書趙勉爲戶部尚書秦逵爲兵部尚書令今後在
京官三年皆遷調○詔遣公侯還鄉
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中國潁國六公各賜黃金三百兩
白金貳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永平南雄
崇山懷遠鳳翔定遠安慶武安鞏昌鶴慶十侯各黃金
二百兩白金貳千兩鈔千錠文綺三千疋
乙卯太師李善長自殺
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公冤曰竊見太師善長與陛
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
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
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

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
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
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為矣善長於惟
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
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
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
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
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
不身為虀粉世絕宮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
所熟見也且人年邁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
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

子乘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雠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雠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固余身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天刑而臣懔惻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事枉究延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爲陛下言者臣誠愧耻忘其疎賤與陛下萬一感悟甘就鼎鑊無恨

臥設戸刑二部分爲十二部

戶部初設民部度支部金部倉部至是改為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北平河南山西四川廣西十二部並北繁衍兼領京畿而以雲南隸陝西刑部初設總部比部司門部都官部至是改十二部如戶部

定東宮司經局官制

先設東宮司經局至是命定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本朝祿視於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依祿則從本朝

都勻安撫司散毛散徇長官司蠻民作亂京國公藍玉遣鳳翔侯張龍等率兵討平之○詔禮部製公侯伯屯戍百

戸印

先是上以公侯伯於國大有勳勞人賜卒百十有二人爲從者曰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其還鄉設百戸一人統率其軍以護衛之給屯戍之印俾其自耕食復賜鐵冊曰壯者朕與卒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萃者爲帥首以統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爲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護衛其家俟其壽老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其屯戍爾尚欽哉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穎國涼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滁陽

航海金寧西涼定遼永平諸侯皆給以兵時號鐵冊軍
以福建布政司右參政王鈍爲浙江左布政使
鈍以稅糧違期當罷召使持節撫諭麓川平緬宣慰司
各贈以金固却不受恐復疑生變乃受之悉輸雲南布
政司庫而還遂陞今官
秋七月丁酉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令都司
布政司按察司仍舊行之○已巳改鑄監察御史印
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十二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
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置御史或五人或
三四人以次長之分巡印一藏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
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

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二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十府州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道皆五

壬申召涼國公藍玉還京尋詔還鄉

賜鈔三千五百錠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仍命工部具舟送之

丙子詔考定使節之制○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戊寅降詔刊行韻會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

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

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　祖
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
日韻會定正命刊行焉
乙酉置閤門使以前誠意伯劉基子仲璟為之○十一月
己丑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為翰林侍讀○乙卯罷
景東蒙化二衛○十二月甲戌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僉
史蘇轍古史○庚辰擢茶陵州學正張智為禮部試左侍
郎華昌教授李本立為翰林院編修○西番諸夷遣使來
貢方物○諭刑部令死罪輸粟北邊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
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

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對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
曰聖心仁恕埀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愚民
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
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
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上曰
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江左陸翀之綜校